

古燕国探秘：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的新发现

新华社北京12月21日电（记者罗鑫）鼎口微敛、鼓腹、兽蹄形足，两耳外侧装饰有两头相对的龙纹，口沿下方装饰一周以扉棱为底的六组兽面纹……现收藏于北京市区的首都博物馆，重达40余公斤的“堇鼎”总是吸引着来往游人驻足观看。

这件北京地区目前出土最大、最重的青铜器，是首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当年出土时因为体大器重，鼎足深陷淤泥，用人力根本无法取出，最后只好把绳子拴到鼎的两个“耳朵”上，墓上面架起滑轮，才把它吊出水面。

在曾出土过堇鼎的房山琉璃河遗址，考古人员惊喜地发现，40多年后的再度发掘不仅有了更多新的考古发现，而且为进一步揭开古燕国的神秘面纱提供线索。

燕国是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的一个重要诸侯国，为战国七雄之一。琉璃河遗址是周初燕国的封地所在，也是燕国最早的都邑，是燕国最早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在。

“琉璃河遗址还是北京悠久建城史的珍贵物证，它的发现将北京建城的历史推进到距今三千

多年前的西周时期。”北京市文物局考古处处长郭京宁说，琉璃河遗址的再发掘，正当其时。

2019年起，北京市文化遗产研究院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对琉璃河遗址的城址区和墓葬区开展了考古工作。据介绍，近三年间，琉璃河遗址发掘西周早期墓葬5座、房址3座、疑似城外环壕1条，出土铜器、漆器、陶器、海贝、象牙器、丝织品标本等各类文物100余件。

郭京宁介绍，此次考古勘探采用普遍勘探、重点勘探、抽样勘探相结合的方式，对遗址范围有了新认知，遗迹形制有了新发现，聚落结构有了新认识。考古调查和勘探的成果体现在《琉璃河遗址保护规划（2020年—2035年）》中，遗址的保护区域范围为17.3平方公里，远超过此前对遗址的认识。

北京市文物局局长陈名杰表示，本次考古工作为了解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分封制、葬制及葬俗、早期城址规划等相关问题提供了众多有价值的学术信息。

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王晶介



考古工作人员展示琉璃河遗址出土的铜簋。
新华社记者罗鑫摄

绍，曾出土堇鼎、圈簋的大墓这次又出土了带铭文的铜簋，然而铜簋的器盖和器身铭文不一致，它的纹饰和圈簋相同，但是器盖和器身的铭文和圈簋恰好相反。考古人员推测两件铜簋铭文记载的是同一人，或将为西周的名、字制度研究提供帮助。

在现场的文物展示台上，新出土的青铜面具、兽面形铜饰、成组的铜车马器、铜戈等整齐排列，只见它们纹饰精美、细节丰富。

“这些均为琉璃河遗址首次发现。而这件铜戈，后面方形的部分镂空，前部是一个三角圆形，从这种器形推断，有着来自南方的文化元素，这也说明墓主人的身份绝非一般。”王晶说。

郭京宁认为，此次出土的青铜器、陶器、漆器等文物进一步印证了西周时期的宗法制和分封制。这些器物的形态在周代整个青铜器整体形态之内，但又有北方地区或者是华北地区地域性的特点。

“它能够体现周礼对于华北地区的踪迹，并且体现北京地区由于连接北方和中原在地理位置上具有的重要性，说明了北京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地区，凸显了它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郭京宁说。

据介绍，新一轮发掘实现了田野考古、科技考古和文物保护的有机融合。自2019年以来，琉璃河遗址首次在北京的大遗址中建立

了地理信息系统，将遥感考古、航空摄影、电法物探、勘探和发掘的成果统一到大遗址“一张图”中，并摄像记录了发掘全过程，逐层进行绘图、摄像，建立三维模型，全面收集信息。

“这意味着，即使100年后，后人们也能很容易地找到我们发掘的点位，找到已知的分布点。”郭京宁说，“这张图”将随着考古发现不断更新。

技术的进步同样有助于文物的现场保护。例如，对一些漆器、丝织品等有机类的文物，能够做到现场第一时间提取；针对不同材质遗物，文保人员能够进行因地制宜的文物保护。

在这一轮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更加注重器物之间的组合关系以及和环境之间的联系，这些能为了解西周时期墓葬的下葬过程和丧礼习俗提供更多纯器物之外的信息。郭京宁举例说，此次在琉璃河遗址内外发现新的遗迹形态，确定了两种墓葬类型——居葬合一和单纯墓地，这加深了考古人员对墓地结构和族群分布的认识。

匠等工匠的名字。

“这显示出当时严格的追责问责制度，也是延续我国古代‘物勒工名’的做法。”考古现场发掘负责人奚培坤说，城墙是古代最重要的防御工程，一个城墙的好坏直接影响一个朝代的安危。朱元璋时期，在全国各地广修城墙，为了保证城砖的质量，杜绝贪腐和偷工减料等现象，要求在城砖上刻负责官员和各级制造者的名字，实施责任到人的制度。

在此次发掘出的城砖上，奚培坤等专家发现有好几位潘姓窑匠，而距离遗址不远的荆坪古村便是一潘姓大村，村内有始建于明末清初保存完好的潘氏宗祠。奚培坤等人来到荆坪古村查访时，在潘氏族谱中找到了城砖上刻名的“潘受七”和“潘万陆”等人。

“我们发现，后人在修订族谱时把这两位先祖的年代弄错了。比如潘受七，族谱记录的职业和姓名都能对上，却把出生年份写成了成丰年。”奚培坤说，但同一批城砖上记载的官员黄载，史料上有记录他是朱元璋称帝后考上的科举，由此可见潘受七等人都是明代人。

“高筑墙”有我一份力

经考证，确定“窑窿坡窑址群”烧造的城砖被荆州城墙所使用。荆州古城墙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曾是楚国的官船码头和渚宫，后成为江陵县治所。

荆州博物馆副馆长、副研究员贾汉清介绍，明朝建政后，建都南京。为巩固长江中游的军事防御力量，着力打造荆州城墙，征调荆州本府及邻近的湖南辰州、沅州等地砖石修建了规模宏大的荆州城墙。目前的荆州城墙是清代在明代城墙基础上重建的。

贾汉清说，在荆州古城的城砖上发现了“窑窿坡窑址群”发掘出的同一批次的城砖。“目前在荆州古城上已发现了74批次产自湖南的城砖，像‘黄载’、‘郭权’等人的名字都出现在了荆州古城的城砖上。”

专家认为，通过研究“窑窿坡窑址群”，可以对明代城砖官窑的管理模式、手工业制造水平有直观的认识；可以补充现有史料对当时各地城墙建设过程中细节记载的不足；同时，可以更有效了解明代初期湘西南地区社会管理与行政机构变迁的历史过程，有助于探讨当时行政、军事、民族管理等变迁的历史动因。

（记者张玉洁、张格）新华社长沙电

黄山重“见”镇海桥



新华社合肥12月21日电（记者陈尚营、陈诺、刘方强）21日下午，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有着480余年历史的镇海桥修缮工程通过竣工验收，达到恢复通行条件。

去年7月7日，这座桥揪住无数人的心——受洪水持续冲刷及长时间浸泡影响，当天镇海桥轰然垮塌。它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俗称“老大桥”，位于新安江、率水、横江交汇处，素有“徽州第一古桥”美誉，是当地人的精神文化坐标。

一场针对“老大桥”的“抢救”很快开始。2020年8月12日，镇海桥散落构件、石料打捞工作正式开启。在机械设备的辅助下，工人对大桥构件应捞尽捞，现场打捞石构件超过4500立方米。同年11月12日，修缮工程正式启动。

修缮工程在不改变文物原状、确保文物真实性、完整性的原则上对镇海桥进行复建，原有石料根据部位、强度、保存现状，合理地筛选使用。根据测算，侧墙及分水尖以上部分，老石料利用率达到60.77%，拱圈石老石料利用率达到76.22%，栏杆老石料利用率达到95.88%。

身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老石工、老砖工们加入“抢救”团队，深入搜集徽州遗存古石拱桥的史料，绘制施工分件详图，并将榫接、铁铤拉结、桐油勾缝等传统技艺融入修缮过程。

一些新技术同步助力“老大桥”的“重生”。针对修缮项目中实际存在的难点，施工方利用新技术，构建三维可视化虚拟模型，打造了一座数字“老大桥”，供团队精准施工。

历史上，该桥经历过多次水毁重建，此次修缮同时注重对该桥进行强化加固。验收结束后，中国古桥研究专家、东南大学教授丁汉山认为，修缮后的镇海桥尽量保持了它的原真性，同时也兼顾了安全性。

上图：2020年11月12日拍摄的被冲毁后遗留的镇海桥桥墩。新华社记者周牧摄

下图：2021年12月21日拍摄的完成修缮后的镇海桥。新华社记者刘军喜摄

杨浦滨江“皂”个梦

新华社上海12月20日电（记者陈爱平）被誉为“远东最大制皂厂”的生产原址，变身“皂梦空间”，成为黄浦江畔时尚打卡地。年轻人在这里品咖啡、看多媒体展览、读上海百年老字号故事，年长者来这里追忆曾经的岁月以及上海引以为傲的制皂业。

这里，复古海报掩映在花丛中，肥皂泡形态的装饰构成一个“奇幻花园”。

室内区域开阔明亮，取自汉字“皂”字的七咖啡馆里，弥漫着皂香、咖啡香；吧台和墙壁上的圆形金属装饰，是用制皂设备零部件制成的。从咖啡馆沿圆柱形通道往里走，有个相对独立的展区，不同年代、包装形态各异的肥皂被放在一个肥皂泡形的透明展示窗内，犹如“长”在绿色植物中。

进一步往深处探索，有一处视觉艺术装置——“源泉”。在这里，游客可以通过装置在四周管道进行吹泡泡互动，带有芬芳气味的泡泡在四周棱镜的反射下，构成光怪陆离的泡泡世界。

在“逐梦”区域，放映着一部环绕式影片，讲述制皂业变迁。

喜爱动手动脑的游客，可以参加“皂梦空间”定期推出的手工DIY体验。

有意思的是，连接各处空间的通道均是圆柱形，这是因为“皂梦空间”所处的区域，正是当年上海制皂厂生产区域的污水处理区部分。

1923年，英商中国肥皂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在被誉为“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的杨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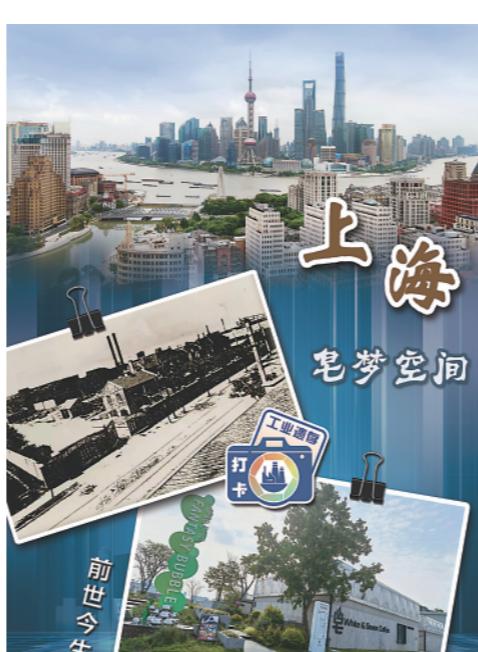
滨江沿岸建厂，并逐步发展壮大。至今仍然远销欧美、东南亚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蜂花檀香皂”1928年诞生于此。1952年以来，在逐年改革过程中，企业先后更名为华东工业部中国肥皂公司、上海制皂厂等，生产基地也随之搬迁，“上海肥皂”“扇牌”等品牌陆续诞生。以上海制皂业为代表的轻工业，也成为上海的一张名片。2017年，上海制皂有限公司总部又迁回杨浦江畔。

如今，人们已经很难从“皂梦空间”及周边区域回溯制皂厂当年的生产场景，但仍能从整体建筑的外墙找到一些“复古”文字标识：中压水解楼、格栅池、生物转盘池、气浮池、次氯酸钠池、观测楼……它们都是制皂厂内各个生产车间的名字。

参与“皂梦空间”改造的设计师席小卷说，改造时特意保留了这些印记，并在文字旁边附上二维码，用手机扫一扫就能了解每个名称背后的故事。比如，中压水解楼是油脂处理生产车间，相应设备对油脂进行水解处理，以获得纯粹的脂肪酸进行皂化，另外水解过程中还可以生成副产品甘油。

上海制皂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皂梦空间”最初开放的时候，许多年轻人把这里当作新潮的“打卡地”，渐渐地，不少中老年市民也慕名而来，他们中有许多人曾经在这里工作过。

上海制皂厂老员工徐伟娣重温故地，她原来在厂里从事肥皂包装工作。走进“皂梦空间”，徐阿姨回顾着年轻时和同事们一起奋斗的经历。她说：“制皂的工艺没有改变，但上海出品的



肥皂更加精致，还有了时髦的文创产品，原来的工厂也变了样！”

像这样蝶变的工业遗存云集杨浦滨江15.5公里岸线。在人们的精心保护和创意开发下，杨浦滨江沿线的67处不可移动文物和优秀历史建筑还在持续焕发生命力。

新华社上海12月20日电（记者孙丽萍）位于上海市中心四川北路与武进路之间，拥有百年历史的一处石库门弄堂建筑群——“今潮8弄”，近日修旧如旧后向公众开放，迅速人气飙升。

19日晚，一场沉浸式户外演出在这里举行。两面拥有百余年历史的英式精美石库门建筑外墙，化身为音乐剧场的“舞台背景”。借助上海文化广场音乐剧演员们的精彩演出，以及艺术家特别设计的高科技墙体光影秀，这两堵沧桑斑驳的建筑外墙不断切换“时空场景”：时而化为漫天雪花中的纽约酒店，时而撒下艳丽玫瑰花瓣，时而“穿越”到见证南唐后主李煜悲欢人生的金陵古城……

“太震撼”“美极了”……遵循防疫流程进入“石库门剧场”的上海市民们纷纷举起相机，定格冬日夜暖美好的艺术享受。

从凝固的历史建筑到美好的艺术空间，百年石库门弄堂改变背后，隐藏着上海探索城市治理的新理念——尊重和善待老建筑，在保护中更新，在更新中保护，让它们活起来甚至“潮”起来，处处见历史、处处显文化，更好地塑造城市软实力。

据上海市文物局介绍，作为虹口区滨港

听文物讲故事

听砖窑讲故事

近日在湖南省中方县，一个朱元璋时期的明代砖窑窑址群逐渐揭开尘封已久的面纱。

提起明太祖朱元璋，不难想到——“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经历了600多年的明代古城墙为何能屹立不倒？刻在城砖上的“签名”又揭示了哪些秘密？随着考古人员对这个砖窑群的进一步发掘和深入研究，一段段隐藏在城砖中的故事展现在人们面前。

“我来自‘朱元璋时期’”

20世纪80年代，湖南在进行文物普查时得知中方镇舞水岸边有明代砖窑群，命名为“窑窿坡窑址群”。今年5月，湖南省考古研究所对该窑址群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

资料显示，“窑窿坡窑址群”分布东西长约930米，南北宽约400米，为明代早期烧制城砖的官窑，是国内继南京官窑之后，发掘出的一大规模明代砖窑窑址群，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湖南省博物馆古器物研究展示中心主任、陶瓷专家方昭远说，明代烧砖官窑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发现，基本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及其支流岸边的地方，便于水运至南京，用于建设明代初期南京都城的城墙。湖南的岳阳、常德、长沙等地都发现了此类官窑，窑炉形制相似，当时应该是按照统一的图纸建造窑炉，烧出的城墙砖也规格统一。

“那时工程就有问责追责制度”

此次现场发掘的砖窑均为“馒头窑”形制，砖窑修建方式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一种为借用山势简单修整断坎断面后，在断面上向内深挖，类似“窑洞”；另一种则采取平地向下发掘一条斜坡道路，待深度达到窑室高度要求后，向内深挖成窑。

据测量，现场发掘出的城墙砖普遍长44厘米、宽20厘米、厚12厘米、重量约20公斤，形制统一。

记者看到，一些城砖正面刻有“辰州府提调官黄载”“沅州提调官庞栋”等相关司吏姓名；背面则刻有总甲、小甲、造砖人户、窑

商业中心的修缮保护街区，“今潮8弄”包括8条里弄、60幢石库门房子和多幢优秀百年历史建筑，占地1.5万平方米，是上海城区成片保存的珍贵石库门历史建筑群落之一。

这些老建筑中，有孙中山先生多次造访的“扆虹园”，有曾见证鲁迅、冯雪峰等左翼作家活动的“公益坊”，亦有结构精美、修建考究的私人住宅“颍川寄庐”，中西融合、建筑形态非常丰富，极具海派风情。根据规划，“扆虹园”经过修缮，未来还将作为上海文学博物馆投入使用。

据悉，这片石库门老弄堂的修缮保护整整历时3年。60余幢百年建筑的外墙都以“手工清洗”，仅清洗过程就耗时一年有余。眼下，它不仅作为展览场地和商业空间向市民开放，更注入文艺元素，频繁举办公益性展览演出，打造了一处融合历史记忆和当下美好生活的城市剧场。

“上海素有万国建筑博物馆之称，但是像‘今潮8弄’这样的‘原址原汁原味保护’依然非常难得。它完整保留了文物建筑的原始空间结构、石库门建筑的‘里弄肌理’，又结合现代功能让它变成市民共享的文艺空间，有‘烟火气’更有‘文艺范儿’，值得被复制被推广。”上海文物局文物保护专家舒晨岚说。